

约时报》记者本·哈伯德与艾弗·普里克特发自叙利亚前线的报道里，充满着“后现代”般的荒谬，从阿勒颇延伸到哈塞克的M4公路沿线，由于美国抛弃和土耳其出兵，无论库尔德官员、阿拉伯民兵还是当地平民都没有长久打算，“和任何人做交易，只要能保存实力”。伴随着周围不时响起的枪炮声，属于罗贾瓦高层的曼比季军事委员会成员谢尔万·达尔维什告诉外来的访者，“这片难以平静的土地上，最宝贵的是秩序和稳定”。

皮埃雷认同这一点，他担忧因土耳其对罗贾瓦的“习惯性敌意”给世界安全造成风险，“失控的‘恐怖囚徒们’是一连串定时炸弹”。以2019年3月以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YPG）为骨干的叙利亚民主军夺取幼发拉底河畔的巴古斯镇为标志，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处“立国”五年之久的“伊斯兰国”宣告瓦解，7万多名恐怖制度下的“遗民”被送到叙东北部的13个营地集中，其中约一万人是非叙利亚公民，他们的祖国（主要是欧洲和北非）毫无接回之意，长期看管的负担甩给了罗贾瓦，而且这些人至今未完成身份甄别。根据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罗贾瓦还把8000名被控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人关入监狱，其中包括800名外国人。罗贾瓦的民事官员阿卜杜勒-卡里姆·奥马尔说：“有数以千计的极端分子及其家人生活在军事和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国际社会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他曾试图说服西方国家遣返他们的公民，但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在靠近土耳其的日梅兰、塔

尔·巴达尔、艾希·沙达迪，只要有美军撤离的地方，就会出现成群结队手持铁锹、推着绞车和独轮车的人，既有民主军，也有民兵性质的公安部队（Asayish），他们忙着挖掘数百条地道，为可能发生的大战做准备。哈伯德和普里克特注意到曼比季近郊的主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条大到足令战士穿过的地道，达尔维什说，“一旦未来遭到（土军）袭击，这些地道可以起到防御作用。这是我们的防务计划的一部分”。这位官员若有所指地提到，随着大量兵力人力转移，看管“危险人群”的力量明显削弱了，“我们解放‘伊斯兰国’控制区才半年多，位于‘恐怖心脏地带’的好几万人从未甄别完毕，情报和内卫机构也没有实现将他们完全隔离，而且大批极端组织的散兵游勇继续在该地区活动，并竭尽所能发动袭击”。就在土耳其发起进攻那些天，阿勒颇省和拉卡省的恐怖袭击明显增加，一个边境城镇的当地军事领导人所乘汽车遭炸弹袭击，拉卡城一名部落首领在街头遭枪杀。而在一个检查站附近，一名枪手乘7名

警卫睡觉时开枪打死了他们，有证据显示“伊斯兰国”系幕后黑手，“他们都想破坏这里的安全，以帮助同伙逃走”。

不想被遣返的人

时年31岁的突尼斯人乌姆·巴拉是一名被罗贾瓦逮捕的原“伊斯兰国”外籍雇佣兵的妻子，面对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安东尼·劳埃德，她说：“我们已经被调查并被认定没有犯罪。”他们夫妇及四个孩子是2017年一起被抓的，然后分散关押在艾因·伊萨和科巴尼。“我是听从圣战召唤来到叙利亚的女人，因为目睹‘伊斯兰国’暴行而震惊，但我不敢表达离开的意图，因为丈夫经常说‘伊斯兰国’对不忠者的惩罚是严厉的，有火刑、石刑，而且来打我们的武装也饶不了我们。”

被捕后，丈夫和妻儿分处两地，巴拉成为科巴尼难民营中负责为雇佣兵家人与罗贾瓦协调的工作人员，像许多“伊斯兰国”雇佣兵妻子一样，她也不愿意回家，“对于我的选择，

右图：2019年10月21日，叙利亚，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武装人员查看据称是库尔德工人党挖掘的隧道。

